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53

12
號
卷

周頌口義三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閔予小子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謹案閔予小子之三與三象相配明武之所以開國承家者其本以嗣武也周公既致太平追溯周之所以開國承家者其教皆在於孝故又歌嗣王之思述文武之道者以示後世使以爲子孫常也正義謂毛無辟居之事毛詩師說與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尚書金縢說同皆古文也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魯世家述其義以爲我之

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
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早終成王
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
禽就封於魯夫周公始終固未嘗離成王也舜避堯之子矣
禹避舜之子矣伊尹周公未嘗辟太甲成王也何也恐天下
之畔太甲成王而歸伊尹周公如舜禹也然舜禹不能爲伊
尹周公者堯已孫位於舜舜已孫位於禹天下皆知其禪讓
之事矣舜禹所不得辭謂之辟者特不居其宮不偏其子云
爾伊尹相湯其詳不可得聞武王兄弟相後之命周公泣涕
共手之辭載在金板藏於郊宗武王既命周公立成王爲後
嗣啟籥納書小子誦與聞之二公亦與聞之而天下皆莫之
知也知其事者以爲周公當辟如益之辟啟而已矣不知周
公所處之地周公所際之時非益之時與地也三王命之矣
武王命之矣而成王與二公猶未之知故周公必自明其弗
辟之故是金縢之居東即東征無疑也二年鄦殷命三年滅
淮夷伐淮夷而成王適以風雷之變迎周公至奄故書謂之
成王征而詩人則始終美之曰周公東征而已周公之居東
唯是教告之繼而戰要囚之繼而大罰殛之初無行賫銜枚
之事也東山箋言之矣罪人斯得顧易三監爲周公之屬黨
豈非馬融辟居東都之說誤之乎使周公辟居東都親見三
監之自作不典置而不問至二年之久然後作詩貽王至風
雷之變王迎周公然後還攝政又二年然後東征天下事尚

可問乎且周公治東方諸侯如三監者不可治所治者何事乎周公自居東都三監自畔會若是之遼遠而不相聞乎且所謂東都者謂洛邑邶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明三監畔之時無洛邑也謂魯邶書費誓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闢卽三監及淮夷畔之時周公未聞之魯也謂商邶墨翟書曰周公作闕叔卽管叔辭三公東處於商商爲武庚所封國多士所謂我不爾動自乃邑是也周公豈得辟居於畔國乎周公既可辭三公既可辟居則成王罪周公之屬黨固勢所必至也嗚呼戰國之時學校廢矣傾危之士借古人以喻當時朝取卿相暮爲逋逃者所謂周公不必周公所謂孔子不必孔子也故墨翟尸佼荀卿蒙恬所言周公之事皆不可据以說經至劉歆附新莽以六藝文姦言於是傳記皆爲所變亂東漢以後諸儒不失家法者蓋鮮矣毛詩以不立學官其書最完而又爲後人所附益是不可不審擇而明辨也閔予小子之三與小毖非一時之事毛無明文鄭義爲允王肅謂皆周公致政以後之詩非傳意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謹案齊詩匡衡說引詩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又引詩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又以爲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

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道
成王所以用心者至矣成王已除喪而爲未除喪之辭與清
廟之詩周公始終稱顯相者其義一也武奏大武其卒章曰
耆定爾功不更贅一辭讀者以爲大武告成之詩而不知周
公之創巨痛深於寶命之墜也周公以爲武志一日未畢則
成王之喪不可一日除朝於廟謀於廟羣臣進戒皆繫之以
未除喪曰予小子之稱次武而讀之有不爲之流涕者豈得
謂仁人孝子乎詩之述皇考武王之功烈者曰永世克孝蓋
孝者至德之本也度邑曰德不可追於上民亦不可答於朕
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予降來省武王所以訓周公者卽
周公所以訓孺子王者也夫聖人之上下天人之際者遺德

顯義卽人之所得於天以生之理豈有所私枉於其間哉苟
失人之所以生則邪枉之徒莫不比周而並進治亂之機間
不容髮故念文王尊后稷以配天陟降庭止高位上帝豈以
爲文哉質言之曰直則天之降命降威者反之夙夜所自度
以治民而已矣至於宗祀明堂以文王配上帝而烈文之詩
曰於乎前王不忘與此詩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前後若一
辭周公固知嗣王之必能繼序文武之道也於是乎作詩則
是乎作詩則周公所以相成王者亦惟曰直而已矣使周公
辟居東都而二公奉嗣王以朝於廟皇祖皇考得無爲之恫
心乎東征之役周公遭變幽風由是而作成王未迎周公以
前詩人且刺朝廷之不知豈有周公辟居待罪而成王二公

處之若無事者乃列以爲周太平之歌乎蓋武王三年喪畢
周公然後東征嗣王朝廟之時周公尚未東征也維時邦君
御事則有考翼不可征之說矣周公獨斷然行之此豈辟居
待罪者所能行乎伯禽宅曲阜而徐方遂窓故東征有淮夷
而無徐戎周公既辟居矣則魯公之宅曲阜又孰使之乎由
學者不明周公相成王之事妄爲攝政改元之說妄爲周公
權稱王之說妄爲呼成王爲孟侯之說推而極之不得不妄
爲周公辟居待罪之說又妄爲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之說
耶說橫議顛到經文爲後世亂臣賊子所藉口豈不悲哉讀
閔予小子之三則其時成王二公雖未盡知周公所以爲之
之意而周公所爲輔導嗣王啟牖二公者皆可見矣所遭雖

變而太平之業未始不基於此也讀詩者不可不知也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謹案閔予小子序言朝於廟此言謀於廟者朝廟之禮在除
喪之後故有樂歌謀必有事非可定以何時此言謀始則是
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之樂歌也當日廟謨孰有大於
昭考所爲耆定爾功者乎羣叔流言商奄越蠢率淫人有指
疆土天降寶命殆將墜哉周公奉嗣王於禰廟會羣臣而謀
之而庶邦冢君尹氏御事則有考翼之謀矣有艱大民不靜
之謀矣有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謀矣維時所謂廟謨者皆
不可征之說也成王二公且不知而又何論邦君御事乎惟

王之明足以及知之二公之明足以勛及之然後克終先王所受之命於是紹殷民作洛邑制禮樂告太平方其奉嗣王謀廟之時正周公所謂予音曉曉嗚歍不聞者也及太平作頌追述其事而爲此歌以閔予小子之三上配三象故讀周頌三十一篇而不流湎太息於武王周公之志者必非孝子仁人也誦詩者於千載之下或有興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謹案訪落與閔予小子是周公奉嗣王以朝於祖考之廟又會羣臣於武王廟謀所以成乃寧考圖功者箋以率時昭考爲羣臣對王之辭非傳意也前篇言皇考此言昭考者明在武王廟也文武廟皆在豐書大傳曰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是武王廟亦在豐也鄭注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云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文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書疏亦謂於豐告文王於鎬告武王古今文異義也說文肸扶也判分也渙流散也將爲假借字釋詁艾歷數轉相訓但艾自訓歷歷自訓數朕未有艾亦言嗣王今始卽政未有所經歷耳欲羣臣扶助而成之然繼文武之道輒虞分判渙散不知所以收之君奭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維天之命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此皆周公之志前後若一辭者也周公以嗣王有繼序文武之道之質而未明所以凝成文武之道是周公會羣臣以謀於廟者卽其告召公者也陟降鄭閔子小子箋云陟降上下也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敬之箋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此箋云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證以大雅文王陟降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惟閔子小子箋與傳意合此謂上下羣臣之職非是詩蓋言嗣王所以紹成文武之道當思前王所以上下天人之際者惟是人之所得於天以生之理而忍使一方之民盡失其所以生顧以爲無與於王宮邦君室乎乃懼其艱大而聽之民之不靜乎以是爲敬父之事皇考得無恫心乎不知者以爲殷蠢之敢紀其敘而實天之降割我家也且天之反復圖我邦也皇考旣克定厥家矣皇祖旣高位於上帝矣明其身然後可以保厥家不是之率而何率不是之紹而何紹哉旣會羣臣以定廟謨於是作大誥以明天命之弗僭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東征之師不疑於所行矣此亦周公之以直道上接天下接人者也此周公之所以爲人子也此成周太平之基也讀詩者不可不知也

敬之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謹案孫卿子曰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

有下士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閭當作閭於韻未協名門曰閭閭是閭爲門楊倞注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閭字亦閭之誤葢嗣王即政羣臣進戒所由來舊矣以訪落之詩言之羣臣之謀無有能踰周公之志者而周公既致太平追述嗣王免喪之始必紀羣臣進戒之辭以爲後世法者何也周公之志即文武之志二公及王且未知而況羣臣乎然聖人之志不患人之不知而聖人之大惟其能取人之善以爲善故周公訪落之志不

必即二公及王之志而羣臣進戒之言即周公告嗣王之言也大哉聖人之與人爲善乎謀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己成其諸聖人之所以爲大乎而其大要亦惟曰命之不易而已矣亦惟曰敬之敬之而已矣雖聖人之言何以易之乎故讀閔予小子之三然後知成周致太平之歌必在成王之世也非周公不能作非孔子不能各得其所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謹案敬之爲羣臣進戒之詩而有予小子之文故傳曰小子嗣王也疏謂舉下明上非上二篇皆嗣王自言故稱予小子

不待訓詁而明此爲羣臣之言嫌不當有嗣王自言故必須訓詁而後明也今以古人離經之法讀之以韻分之思哉士茲子止協上將明行協古人用韻多如此自無曰高曰高在上以上是羣臣進戒之辭自陟降厥士以下是嗣王答受之辭周公致太平以後追述其事序其進戒之意則言天命之可畏不可不以敬承之天監之甚明不可以爲遠而忽之周公又爲引伸其意以代嗣王答受以辭卽以申誡嗣王焉上二篇言陟降此亦言陟降皆指上接天下接人而言厥家謂武王所以克定厥家者厥士謂武王所以保有厥士于以四方者此周公誡嗣王之善承武志也天降監下民無日不在是其事謂四方之事非止謂王宮邦君室也然其事實繫於人主之一心所謂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言信由己壹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此所以上接天下接人也閔予小子之詩言皇祖以直道上事天下治民是以高位於上帝臨后稷以來至於文武皆以敬爲家法以答羣臣敬之之戒又謙言不聰者明以生知聰以作謀修身在明納善在聰明則身安聰則言聽日有所成月有所行嗣王富於春秋典學不可不急也終始無一息不自悉於學然後能以己之明繼天之明此古人之明明德無所不用其極也說文奔大也讀若予違女弼仔克也弗亦作佛假借字禮中庸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音義云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鄭注費猶佖也其實中庸之義言君子之道貴乎中庸道極其大而道反隱故聖人有

不知不能也與傳義佛訓大棒詰肩訓克故傳以仔肩爲克鄭易大爲輔非任亦克也佛時仔肩卽大誥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是也又言天有顯道不已者命人有顯德不已者行羣臣旣言天命之不易知天道之高而且高者近在瞻視之間而其待人而行者苟非至德無以收之則以己之明繼天之明嗣王不可不勉而扶助以庶幾有成在羣臣之戒示己也此周公取人之善以爲善訪人之謀以爲謀其諸成周太平之基乎疏言定本集注作天謂天高又高在上周易無作无故譌作天桑柔傳代天功者食天祿本皆作無功其誤同也漸作浸音義云浸子鴆反是音義本亦作浸事作士假借字疏謂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爲事之義又言佛之爲大其義未聞皆未之攷也

小毖

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謹案小毖者指毖殷之事而言也謂之小毖者周公自謂毖殷之事小於伐紂之事以繼大武之後故曰小毖東山之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悲管蔡也豈有懲管蔡流言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如鄭所說者哉閔予小子之三所述成王始除喪朝廟謀廟在東征之前小毖所述成王旣黜殷命懲三監之叛劼毖殷遺求助於邦君御事在東征之後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而封康叔五年營成

周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毛無辟居之事以詩前後推之葢成王諒闇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己以聽除喪後周公即東征東征之二年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於奄則誕保受命自東征始此詩雖東征以後之事然亦在七年之中王肅妄謂閔予小子是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正義遂疑毛意當然并疑小毖亦一時之事皆非傳義且洛誥所謂七年葢成王即位之九年書綜其年數故言七年非謂紀年也而鄭乃謂周公攝政稱元年及致政成王而又改元此皆尸佼孫卿之徒創爲邪說以爲亂臣賊子所藉口漢儒襲誤承譌遵新莽之纂緣飾經藝侮亂天常猶不能悟誠可爲憤歎者矣閔予小子正義又謂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

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誕妄不經莫此爲甚夫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固不得謂之攝政而三年稱子者成王也除喪朝廟者亦成王也且書序明言周公相成王矣詩序明言嗣王朝於廟謀於廟矣皆不之信而必襲取異說誣周公以稱王貶成王爲太子父子之名君臣之位任其所變易而以爲此經師之家法也豈不悖哉多方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與此詩爲一時事謂之求助者非獨求助於邦君御事且求助於殷侯尹民也多方曰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言其始之求助也又曰爾邑克明上不碁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言今後之求助也多士曰爾惟克勤乃事克閱于乃邑謀介比事明言其

求助於殷遺多士而成洛邑也毖殷之事周公所以誕保文武受命而皆嗣王之求助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明乎求助之義然後知成周所以致太平者小毖之詩其孺子王祈天永命者乎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謹按正義讀予其懲而絕句唐開成石經毖後患毖下旁注彼字以毖彼後患爲句蓋武王克殷立武庚祀各宅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曠乎若天下之已定矣多士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又曰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當伐殷之時周公何不卽求所以毖後患者必待懲三監之叛而後悟哉不知五年須夏天之命也武王不敢違四國是匡亦天之命也周公不敢後非不愼於前而獨愼於後也釋訓荓作卑蜂作夆摩作揫夆亦假借字說文荓作𢍏使也从亻諱聲說文言部無諱字玉篇云諱匹丁切言也諱卽聘訪之聘重文說文脫耳說文蜂作烽使也从亻夆聲讀若鑾又部夆牾也从夂丰聲讀若縫𢍏烽皆訓使而有順逆之異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也說文癘引縱曰癘从手癒省聲揫卽癘之俗字癘曳亦兼行止言之多士多方之誥毖言天命而小毖之詩獨反求諸己彼爲四國言此爲嗣王言也聖人之於天道行有不得者明知其爲命而必引以爲己過此所以爲求助之辭

而非毖殷之辭也王肅說稍近之箋非傳意正義誤也傳以
桃蟲鶮爲鳥之始小終大者與流離之少好長醜皆古有是
言如田鼠爲鴽鳩爲鸇雀爲蛤雉爲蜃非必盡人所目驗也
故方言桑飛或謂之過贏蜾蠃蒲盧皆物善變化之名也鴟
鴞鴟鳩亦謂之巧婦各據所聞而言正義以爲不知所出遺
諸後賢得闕疑之旨矣詩蓋謂殷命雖黜然民心未定迪屢
未同極之於罰殛而不怨其爲辛苦毒螫之害豈在他人哉
如鄭所言非求助之義也酒誥諄諄以誡妹土嗣謂之殷肱
多士亦稱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謂之故國則毖殷之誥皆求
助之辭也皆慎之於其始也此未堪家多難與訪落文同皆
以繼大武所謂武志一日未畢則成王之喪不可一日除猶

是志也在太平之後溯集蓼之時創鉅痛深君臣相戒成周
所以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者其在茲乎

載芟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歌詩頌於外祭祀郊祀明堂之
謹案載芟良耜皆祭社稷之大者也詩辭獨詳言民事於三
外惟及社稷天地社稷祭之大者也詩辭獨詳言民事於三
十一篇之中文體特異蓋王者功成致太平必極之於民事
以觀其盛無一人不樂其生無一物不得其所故以二詩爲
告成功於神明之極則焉此與豐年異者豐年言高廩藏盛
盛之委爲民力之普存故極九畟之數言之此則言成王之
時萬民所治田業皆年豐歲稔收穫之多至於萬億及秭其

辭雖同而義各有指也籍田之籍說文作耤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从耒昔聲是耤从借得聲亦會意也說文本無借字故从昔聲不言从俗省籍是假借字應劭釋爲典籍臣瓚又以爲蹈籍皆誤正義說是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謹案傳訓畛爲場音義作易本又作場音亦隰謂井牧畛謂疆畔也說文云畛井田間陌也信南山傳曰場畔也隰者隰皋之地也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溉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原隰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詳王制疏此據始制井牧而言故云載芟載柞正義謂開地之初是也井牧之地先正經界而後田間有道

路經言徂故訓畛爲易以廣其義非謂易之主也正義誤說
文無場字古文場皆作易是毛詩本作易作場者俗本也思
媚其婦有依其士言其婦子在畝畝之間見閨門之內和順
孝弟之風焉言王化之成也說文云喡聲也傳訓衆言農人
食之急恐誤田事衆食之聲喡然也其婦子相勞苦之故媚
之依之箋云逆而媚愛之又云勸其事勞不自苦非詩意也
說文刀部劃刀劒刃也籀文作䓕从刃从各毛詩借略音義
云俶載毛並如字正義亦云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
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鄭破字易傳與大田箋同大田詩
以我覃耜傳曰覃利也音義覃以冉反䓕作略劉作覃傳皆
訓利皆假借字達訓射者射繹達皆以聲轉相注射義曰射
之爲言繹也趙岐孟子序者射也注云射者三耦四矢以達
物導氣也是射有達繹二義生民傳達訓生此傳必訓射者
上經言實函斯活擊鼓傳活亦訓生活達皆言生無須再釋
故與函對文生義言包含在中者射達而出也苗始生葉卽
耨隴草隤其土以附根及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故根深能風
與旱綿綿其麃承上驛驛其達三句與生民實方實苞實種
實褎義同既言其生之速又言其功之勤也旱麓傳曰濟濟
衆多也此訓難者載芟載柞箋訓始載穫亦當訓始重其事
之始故言始穫者終事也而言始知爲難辭也正義云百禮
言多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是俗本有此四字實
之初筵豐年皆無傳故正義以爲衍文但箋於三詩其說各

異則傳亦或別釋之也說文飶食之香也引此詩有飶其香音義飶字又作苾或三家詩說文所俾蓋詩毛氏也音義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叔反沈重無故改字音義說是也然椒猶飶當從徐邈讀子料反與東門之枌同亦謂芬香之物非茉檄也振訓自者振起也溯所自起也魯語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蓋周頌郊丘禘祫之禮多周公所定惟社稷之祀則皆從古祀典未之有改故載芟曰振古如茲良耜曰續古之人以是二篇終太平告神明之樂歌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所通行者惟社稷爲然有飶其香邦家之光謂天子諸侯大夫之禮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謂庶人之禮自上以下自古至今莫不如是而鄭以邦家之光爲饗燕以胡考之寧爲祭祀非傳意也

良耜

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謹案良耜與載芟義既相同文亦互見于耦言耕作百室言收穫故箋合解之前篇言胡考之寧後篇言婦子寧止由尊及卑前篇言邦家之光後篇言百室盈止由大至小溯其所由起曰振古如茲美其所由繼曰續古之人是二詩本首尾相貫告成功於神明之樂歌於內祭祀以豐年徵太平之極盛故其辭皆云萬億

及秫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噫嘻爲祈豐年爲報載
芟爲祈艮耜爲報一也而序次不同者噫嘻豐年有外內祭
祀之別而載芟艮耜則皆祭社稷之樂歌又豐年與有瞽復
列於九夏此其所以異與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
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
謹案說文云畟治稼畟進也从田人从夂引此詩釋訓音
義畟本作稷葢假借字故傳訓測測以聲相近轉注測測爲
盡極之意呂覽論人篇不可測也注測盡極也言利耜入地之深若從說文則

畟有本訓非借聲是傳義同爾雅不同說文矣文選江賦青
綸競糾注云糾繚也葛屨傳糾糾猶繚繚疏以爲稀疏之貌
據下可以履霜而約其義非傳意王逸楚辭繚之兮杜衡注
繚縛束也糾結束縛其笠以禦暑雨防墜失也葛屨亦然其
非稀疏之貌明矣趙訓刺者考工記粵無鎛注引詩作其鎛
斯錡字書錡無正訓臣工傳鎛鎒說文槈薅器也或作鎒下
云以薅茶蓼知鎛爲薅器則錡亦指薅草而言穆天子傳天
子北征趙行注趙猶超騰其鎛斯趙言去草之疾速也方言
胠扛南楚之間謂之趙注趙當作兆聲之轉也中國亦呼爲
挑胠是錡卽挑之異文廣雅云挑疾也荀子箴賦云頭銛達
而尾趙繚者耶頭喻箴鋒尾喻線鋒銛而線繚趙達卽挑達

言其速疾說文岌滑也引詩岌兮達兮是趙捯挑岌皆一聲之轉滑亦速疾之意也傳以刺訓趙亦言刺草之速說文云趍趙久也趍趙皆速而謂之久蓋反言以相訓也說文薅拔去田草也从蓐好省聲籀省作薅或作茠引詩作既茠荼蓼是詩以當作已漢隸通也此皆言夏畦之苦前篇則但言春耕辭各有所指也正義云所積聚者其高大如城雉之峻肚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城之與牆俱得爲墉此比高大故爲城也傳意或然百室之義箋疏詳矣婦子盛止但言婦子之安盛與前篇胡考之盛同義箋言無行饁之事非傳意生民以興嗣歲傳曰興來歲繼往歲此云續往事者歲與事義互相足彼言穀熟後祭故以歲言此言太平之事故以事言也

必言古之人者言始爲社稷者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凡立社稷而祀之者皆以爲民也故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春祈秋報之歌惟陳民事以是爲王者功成致太平之極論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言聖君賢相相接續然後王化成民俗美箋謂求有良司穡其義褊矣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謹案周頌三十一篇本皆祭祀之樂歌外祭祀始於郊祀明堂終於社稷內祭祀始於禘祫終於繹賓尸此舊第也夫子反魯正樂以三象爲頌之始每什以武志爲頌之終而以周公相成王繼序文武之道者經緯其間則周之所以成王業

致太平者如指諸掌矣序又引高子之說以廣異義謂之博
文正義以爲別論他事非也杜佑通典云周制仲秋之月祭
靈星於國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爲星之始
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爲民祈時以種五穀
故報其功也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緌衣其紵載弁
俅俅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今按鳧鷖每云尸
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是
通典以靈星爲歲星與張晏說異五經通義所引傳說如緌
衣鳧鷖皆非毛義盖三家詩有此說與高子同詩序引此非
以證賓尸之事明矣載芟良耜言外祭祀此言內祭祀毛義
固然高子則三詩皆爲民祈時之詩義亦可通正義以高子

卽孟子弟子公孫丑所稱之高子經典釋文毛詩敘錄徐整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
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
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
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此高子盖卽高行子高行子爲子
夏弟子不得與孟子同時其一說則子夏三傳而爲孟仲子
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卽維天之命傳所稱是也小弁傳所
引之高子乃公孫丑所稱與此高子異也
緌衣其紵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觶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謹案說文云紑白鮮衣貌引詩作素衣其紑言素衣則是皮弁服非冕弁服矣與毛以爲祭服異義或三家說也靈星之尸服皮弁者尚質也大蜡皮弁素服而祭蜡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靈星之祀亦以報歲事之成故其服同也義亦可通說文又云俅冠飾兒詩曰弁服下有俅俅二字衍但以俅俅爲弁服不必主戴弁之人言亦與毛異也又云鼏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鼏小鼎則並載毛與三家異義又云鼏鼎之圜掩上者引此詩又云俗鼏從金從茲而音義遂謂說文作鎡字又謂說文俅作緅皆誤毛與三家說雖不同而序亦兼舉異義至於堂基羊牛鼏鼏從小至大從重至輕或祭於堂或祭於門或用少牢或用太牢則凡典祀皆可概見故周頌祭祀之樂歌以三詩次最後見太平王道之成末言兕觥其觩者蓋靈星與社稷自天子諸侯以至家邑縣都皆祭之載芟曰胡考之寧絲衣曰胡考之休自上以下莫不受其安寧壽考休美之福則大同之世也正義本吳作媄媄卽吳之重文音義云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以鐘鼎文考之何說是也吳與吳文各異吳从口虞省聲虞古文騶虞字篆吳作媄說文則從女部又以古文吳爲古文吳而字遂吳吳無別矣詳見古文甲乙篇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謹案武酌二舞諸家說多歧誤內則舞勺舞象注云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疏引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舞象謂武舞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墨子以象爲武王樂董生書以武爲文王樂白虎通云武王曰象周公曰酌合曰大武漢志云武王作武周公作勺不知武卽酌酌卽武象武可並舉武酌不可並舉也故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內則曰舞勺舞象言酌不言武言武不言酌若舞則勺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知酌卽武矣燕禮曰若舞則勺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大射禮曰公入鷖注云鷖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鷖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竊謂金奏鷖夏卽告成大武之詩而大武之舞則奏以武故鷖與酌亦不並舉也廣雅曰駿大也與渠同義渠取象於水駿取象於馬王出入歌王夏公出入歌鷖夏則大小又有差矣傳養爲取則序亦爲取老子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注云取治也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亦云養猶治也是養取皆訓治言武王能斟酌先祖之道以治天下正義謂序傳箋養有三義其實傳與序無異義也唯箋與傳不同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謹案酌爲告成大武而武序曰奏大武者猶維天之命爲告太平而維清曰奏象舞也論語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云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故告成大武是武王時事告太平是成王周公時事也武王未致太平故大武六成而終周公致太平然後作三象以嘉文王之德於是武象爲九成矣蓋武王克商卽作大武六成時三象未作故用夏籥文舞與武舞序興而爲九成呂氏春秋曰武王克殷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此告成大武之事也告成之詩與奏樂之詩雖同作於致太平之後而武舞象舞非同時並作明矣左傳所謂耆昧者武耆定爾功傳曰耆致也言武王大合衆以成王功之美率文王之事底商之多罪舒爽闇昧大燿乎光明文王之伐功既大而武王之卒其伐功者又大也大誓曰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譟師乃揩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所謂師克在和不在衆也蹻蹻大武之容也晏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大武六成自正邦君正邦伯以及誓師執戈夾進迄乎布憲施舍治庶邦皆王之造也其略在周書世俘篇中載用有嗣卽武所謂嗣武受之也言武王用是繼文王也大誓又曰齊栗允哉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於先祖之遺其所受之事信於衆者以其能斟酌先祖之道也先祖后稷也作大武以告武成於祖廟非謂告成大武之樂也正義誤韓詩外傳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故審其所以養

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至致通是韓詩亦以養爲治以左傳
者昧爲致昧箋謂養是闇昧以老其惡失之矣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記也酌桓類般繁遏渠皆武志也武
謹案武志者大武之志記也酌桓類般繁遏渠皆武志也武
有七德故以樂歌之大者七篇志之所謂使子孫無忘其章
者是也周頌三十一篇繁遏渠系清廟之什武系臣工之什
酌桓類般系閔予小子之什武不在七篇之數以爲卒章左
傳唯賚爲三章桓爲六章與今第異然其掌故抑有可攷者
焉桓於九夏當爲昭夏所歌周官大司樂職曰牲出入則令

奏昭夏又曰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注云大饗饗賓客
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然則唯祭祀奏昭夏矣而
祭祀之入牲又唯祭天爲尤重禮記郊特牲正義云其圜丘
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
丘上升煙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
上通典引有而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鐘
燔之三字
之樂六變以祭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
地而設正祭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
地大神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其祭感生之帝則
當與宗廟禘祭同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又
云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

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
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
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類禮依郊祀爲之經曰於昭于
天序雖類禡並舉而所主亦在類也序又言講武以類禡是
師祭故以講武明之爾雅宜乎社亦天子出征之禮而題上
事則云講武桓非講武之詩明矣正義謂桓者威武之志言
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名篇非序意周書克殷曰乃命
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史記之作祠禱祠謂禡也此武王克
殷禡祭之事也皇矣之詩曰是類是禡傳曰於內曰類於野
曰禡言類在國境之內禡在所征之地董生書曰詩曰濟濟
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
辭曰淢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
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
王類而後伐崇則武王亦類而後伐殷頌歌其事故曰武志
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謹案正義既言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引左
傳周饑克殷而年豐以釋箋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
年此前後不相顧者也周書大匡曰文王宅程三年遭天之
大荒雖出於太公陰符而左傳亦多劉歆等所私改皆當闕
疑桓爲武志則所歌必武王伐商時事可知不得謂誅紂之

後亟有豐年也詩人蓋言萬邦雖安豐年雖屢天命固不可
恃故以匪解爲事天之戒牧誓曰尙桓桓注云威武貌釋訓
曰桓桓威也致天之威有武德以成王功保有其事爲四方
所歸往言其事皆天之事也酌言信此言保唯眾所信然後
爲天所保也言厥家者本天命以言之也董生書曰立爲天
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是家天之所予也天
之所使也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周之
至德升昭於上天既定予是家定使是家其閒無時不與天
相接夏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庶官皆代天之官而
況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乎乃猶以爲一家之事乎箋言代紂
於義褊矣桓與時邁思文皆志聖人事天之禮曰思文曰立
極曰率育曰懷柔曰明昭曰匪解至於匪解則無時不與天
命流通而往來相應此詩人之善言天者也

賚

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謹案皇甫謐帝王世紀雖皆有所據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武
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
十人周書世俘曰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
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以庶邦祀毓于周
廟荀子儒效曰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則四百當
爲四十謐亦約舉成數言之耳亦未必皆當時事實也論語
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何晏云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以下卽墨子所引武王將事泰山隧之辭仁人謂太公尙江熙云周告天之文也不雜東晉古文尙書說皆信而可徵序必本之所以錫予善人者明文王勤用明德受天大賜而武王適當之故使周家富於善人商頌曰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此推言湯之與天心齊信爲天之所予所以降予卿士也大封功臣必推言天所以錫予善人之故非周公孰能作之廟是周之祖廟呂氏春秋古樂謂之京太室文王之廟武王之禰廟也正義引樂記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蓋周公作洛太平而制禮樂然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克殷之時祀於周廟不必指

言文王廟詩本之文王亦言所以錫予善人之故未嘗謂封功臣必於文王廟也此與洛誥王入太室祼謂文王廟者不同祭統言必賜爵祿於太廟明封功臣不於禰廟矣賚於九夏當爲章夏所歌杜子春云臣有功奏章夏是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謹案梓材曰先王卽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謂文王也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謂武王也文王勤勞以受天命武王自謂當之謙不敢當天之大賚也言天之所以錫予善人惟文王之明德也武王受是先事當是先事敷布之陳繹之思維

之其自彊而不敢解怠者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棐俌之往來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惟茲善人故武王膺大命革殷皇皇乎憂天下之未定又惟我棐徂邦君求所以定是周所受天之大命不可不陳繹文王之勤勞不可不思惟文王之明德故又歎息而申誡之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於入商之日曠乎若天下之已定及將事泰山隧遂燔柴以告於天太公爲仁人諸功臣皆善人其受爵祿於廟也不言其勳名慶賞而兢兢乎所以定命者此其受封之功臣皆數百年保天之祿流及子孫惟繹思文王之典以明德爲上帝懷以明德爲天下主庶邦於是方來庶邦於是不享故知聖人之勤又當知聖人之止知聖人之止無非至善則所以錫予善人者乃可得而言矣

般

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

謹案白虎通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隋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建初論五經詩三家魯故居多則以般爲封禪者魯詩說也正義謂酌桓賚般皆武王克商時事時邁疏辨武王必不封禪詳矣又言武王不封禪而巡守此序祀四嶽河海與時邁序告祭柴望皆言巡守武王既克商二年有疾周公作金縢又三年而崩計武王克商後在位五年故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周禮十二歲一巡守是武王不得再巡守也一巡守而

時邁歌之般又歌之一在執競思文之前一在酌桓賚之後雅頌得所竊有惑焉則此序巡守而三字衍文也周頌三十一篇傳文少者僅六七言或有脫略爲後人所潤色如此類者往往而有唯酌桓賚般說所以名篇之意乃詩故之有所受者非漢儒所能增會也時邁曰時邁其邦謂諸侯之邦也般曰於皇明周謂周京也般不言諸侯之邦而言周京則非巡守矣般與周書度邑相表裏蓋王幾千里兩京匹休其辨方正位以建王國者烈考之大訓具在此詩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是也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顧詹於河宛詹於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此武王度洛邑以命周公者也般詩蓋言周自太王遷邑作京至武王克商而後通千里爲封畿五嶽分布聚以作對於京此達般集大命之始也故以此終武志般於九夏當爲族夏所歌序言般樂也蓋言其聲音所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是也杜子春云族人侍奏族夏尚書大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宗室有事族人皆侍雖爲天子猶大宗也般有天下和一之義而先王先公之遺澤在焉故奏以樂族人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謹案於皇時周當從白虎通義作於皇明周見王應麟詩考周謂周

京也於乎美哉周之先王先公明於天命以知未然實惟作
京爲王迹所起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天作之頌曰天作高
山高山非四嶽也周易隨之履曰王用亨于西山升之恒曰
王用亨于岐山周之王迹始於岐山高山謂岐山明矣陟升
也升其高山既通殷集大命度天室定天保也傳高山四嶽
也當作隨山喬嶽高嶽四嶽也引經附傳時既刪幷經句又
以喬嶽在隨山下復改高嶽爲高山時邁傳曰喬高也高嶽
岱宗也司馬遷曰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
克殷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惟成王以爲成王封禪亦
三家詩說也岱山爲兗州鎮武王入商卽將事泰山隧禮固
宜然此言周之高山而及隨山喬嶽之布於天下者則高嶽

不指一方而言故不言雍州之嶽而言四嶽也先言喬嶽後
言隨山便文耳釋山曰銳而高喬又曰巒山隨郭璞云謂山
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釋文引字林云山之施隨者說文云
隨山之墮雍熙本小徐本無隨字韻會引重墮字皆誤者从山从惰會意作墮省
聲讀若相推落之墮以說文字林攷之當作山之墮隨小者
正義以爲墮隨然則重墮字也說文又云巒山小而銳則墮
山爲山之卑且小者矣五嶽之名釋山曰河南華河西嶽河
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鄭氏大司樂注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
荆州華在豫州嶽在幷州恆在雍州則据職方氏言之疏引
康誥注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洛
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封禪書亦言三代之君皆在河洛

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
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幷在東方蓋學者但見周室東
遷岐鎬皆在秦境故以嵩高爲中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恆五
嶽皆以王者之都定其方位此鄭氏大宗伯注所以異於大
司樂也而釋山之未重出五嶽之名又以霍爲南嶽其霍與
衡之爲一爲二且不必辨然釋山首列五嶽所在乃大禹主
名山川之舊故周公著之於爾雅而後世直以秦制疑周制
幷誣唐虞夏殷之制不已過乎周自棄岐鎬之地於秦又爲
晉所侵地分日削反謂岐鎬在五嶽之外不知武王周公之
建邦畿以爲民極者其規橅固遠矣禹貢曰道汗及岐至于
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
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
桐柏至于陪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馬融以爲三條道汗北條西
傾中條嶓冢南條鄭氏以爲四列道汗爲陰列西傾爲次陰
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地理志右扶風汗吳山在
西古文以爲汗山汗山卽吳嶽也九州之山道始於汗而恆
山至碣石入海同爲逆河下流當由於此允猶翕河允信也
猶道也由汗以至碣石北條山之首尾也天官書曰中國山
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碣石三條皆可推而知周
公之謀作雒承武王度邑之誥自有嶽以至三塗南北相望
嗇山喬嶽綿亘千里華嶽岱宗皆在王畿之内岷山至衡山

以過江恆山至碣石以入海四嶽分布天下拱衛神京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時是也是周京也天之對也周之命也四嶽河海皆聚而祀於王者之都不必巡守而後各祭於其方之嶽也故曰殷祀四嶽河海也此毛義之長也

湘陰吳光耆
長沙王先謙 校

南菁書院

五經小學述一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在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 詩疏十一之二

按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气已出陰气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已訖之已與辰巳之巳篆本同字廣韻巳辰名詳里切巳止也此也甚也訖也羊已切又音似是音亦同也

箋謂已成宮廟然後築寢室似為已字假借故讀若已午之已非謂已午之地也陸德明音義云似毛如字鄭音已午之已孔說迂回難通失鄭義矣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正已有似讀之證也

日本山鼎七經孟子攷文毛詩謂已成其宮廟也已下有地字是箋已明言已地按正義引箋文無地字其又復左證以釋已為已地明箋無地字也山鼎所見古本異者岳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諸本于經正文尚多脫誤而況于注問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徵足其義是宋時校經者往往據疏增改注文如此類者不少已地成其宮廟于義難通固不得以改本為正也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注舟鮫官名正義曰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春秋疏四十九

按鮫海魚名非澤中所生說文鄀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大徐本作目小徐本作自皆舟字之誤鄀字又作馭周禮敿人音義云敿音魚本又作魚亦作斞同又音御是敿即斞讀御蓋古音也鮫當為斞字之譌而疏就鮫釋之誤矣音義鮫音交亦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澤非舟虞不敢緣名舟虞即舟斞八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釋曰云元謂王所分賜羣臣者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周禮疏二

按說文匪器似竹筐無分訓惟糞有非音說文云糞賦事也

从業从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棐故鄭司農云匪分也又說文琵字訓別與班賦之義不類棐班之式斯爲允矣

又按音義頒鄭音班徐音墳說文云頒大頭也从頁分聲一曰鬢也詩曰有頒其首周禮借頒作班說文云班分瑞玉从珏从刀故鄭司農讀爲班布之班詩有頒其首之頒乃讀符云反耳徐音誤也

虞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釋曰破匪爲分者米穀非是匪所盛之物又以爲盧宿市在道分頒義合故不爲匪也 周禮疏十六

按音義匪頒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匪有讀如字者顯與注

背則大宰九式之匪頒賈釋陸音皆不之及其讀如字無疑故賈於此疏言米穀非匪所盛之物又以爲賜之義明不破字也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齧焉大國滅之將亾閭門塞竇乃自後踰注竀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齧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此皆繇辭正義曰是賈達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齧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卽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亾自相爲韻齧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

例未必皆韻此云闑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爲韻又一薰
一猶十年尙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
定準劉以爲喬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
羊爲縱恣而規杜過非也春秋疏
六十
按繇辭羊與亾韻竇與踰韻廣雅云喬邊也高誘呂氏春秋
天子焉始乘舟注云焉猶於也顧甯人炎武曰言其邊於大
國將見滅而亾耑瞶久於外故曰竀尾入國而縱恣故曰衡
流方羊文自明皆正義傳注曲爲之說轉生擾耳竀是假借
字說文云竀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正亦聲又云經赤色从
赤巠聲詩曰魴魚赬尾或从貞作赬或从丁作頂乃本字也
漢書劉歆傳言左氏多古字古言此類猶存一二其爲俗儒

所改者固不少矣惜哉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于先生者也
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
之生言易也正義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
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
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
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
文焉詩疏十
七之一
按傳達生也如與而通言姜嫄之子先凡人之生而生也正
義隨文解之轉增膠結箋所據蓋三家之說說文云牽小羊
也从羊大聲讀若達初學記引說文作羔羊子也羍五月生

羔也犖六月生羔也羭羊未卒歲也是唐時說文本如此后稷蓋七月而生故曰如犖箋云言易也非經旨下言易也至橫逆人道亦鄭箋正義誤以爲傳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聖人神靈得天獨厚其孕之月已終故曰彌厥月凡人不及月而生者多有所拆副菑害天特以是顯其靈而康甯其禋祀故七月而生子無有拆副菑害也正義以先生爲首子及謂先生者多難非是以其不及月而生故棄之聞其泣然後取之斯理之常且以承天意異之於天下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震動夙早育長也正義曰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季左傳曰邑姜方震太叔哀元季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同上

按說文娠女妊身動也从女辰聲春秋傳曰后緡方娠詩及左傳皆作震假借字言早者即下所云先生如犖是也正義不得其解故辭多紆回矣

設罝罳注今文罝爲密釋曰云設罝罳者以茅覆罳長則東其本短則編其中案冬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又曰閨門容小扃參个注云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今此豚鼎之扃當用小扃也云今文扃爲鉉古文罳爲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疊之

按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郎易玉鉉大吉也冂部冖覆也从一下巫也巾部幎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大徐皆讀莫狄反由誤以鼏从冖得聲也又冖字下注云今俗作冪不知冪郎幂字之譌周禮冪人字如此蓋冖借幎耳禮器犧尊疏布鼏注鼏或作幕音義云幎本又作鼏莫歷反此冖借幎之徵古文借密爲冖亦借蠶楚辭瑤漿蠶酌謂以巾覆酌蠶从蚰鼏聲或作密是鼏乃冖字重文或古籀說文脫也至鼎部之鼏从冂得聲說文冂古文作同扃从戶冏聲冏古熒反故說文借扃爲鼏說文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鼏鉉同義不同字與鼏爲密自別也

王

司爟注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周禮疏二十八）

司烜氏云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周禮疏三十四）

按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烜或从亘繫傳烜字不在爟字重文下注云或與爟同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爟故曰掌行火之政令然爟从火雚聲烜从火亘聲音本相近由杜子春破字讀司燋之燋爲爟以致相混耳故書爟爲燋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爇燋也按韋氏掌共燋契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

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元謂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
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疏云子春燋樵皆從
俗讀爲柴樵之樵後鄭音雀意取莊子爝火之義莊子爝火
不息音義爝本又作燋音爵郭祖嫈反向云人所然火也一
云燋火謂小火也字林云爝炬火也子召反燋所以然持火
者子約反是古人爝炬同字燋爝借音破燋爲爝失之遠矣
燋人所然火故爲私火鄭注凡祭祀則祭爝云報其爲明之
功禮如祭爨是爝亦當爲燋也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也音
義崔云新火爝火也傳延也爝卽燋字民間相傳之火謂之
燋火至改火乃取新火蒸燋而去其故祭燋祭始爲燋之人
以明火蒸燋取其絜不用相傳燋火思藝也司炬氏之炬故

書垣爲炬字假借後鄭以爝炬聲近無以相別讀炬爲燬如
司爝之爝從故書作燋則國火明火義自粲然不必破字以
示異矣音義燋哉約反李又音灼炬劉音袁
說文爝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爝周禮曰司爝掌行火之政
令从火蘿聲重文炬或从巨此世所行徐鼎臣奉勅校定本
也向疑許氏誤以司炬氏爲司爝及校韻會所引說文爝取
火於日官名从火蘿聲周禮司爝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爝
韻會引說文多繫傳元本與今繫傳本異从火蘿聲四字在
周禮上可見周禮二句是後人所加非許氏本文也今本繫
傳从火蘿聲四字在舉火曰爝上餘同大徐本而炬字不爲
爝之重文坿部末注或與爝同是小徐本又以舉火曰爝爲

異說故在从火雚聲下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燭以爟火爨以犧貑高誘注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皋爓以照之爨以牲血涂之曰爨爟讀曰權衡之權周禮音義司爟古喚反無權音史記封禪書通權火注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皋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云權如字解如張晏一音爟周禮有司爟爟火官非也是權火不當讀爟也權火狀若絜皋故取義於權而高誘釋以司爟之爟故書爟爲燋杜子春讀爲爟如爟爲權火不得謂之私火矣又犧貑爲宗廟之牲則爟火宜爲祭祀之火或司烜氏墳燭庭燎之類顧引周禮掌行火之政令以國火證之非其義也葢許氏本文但有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十字取火於日官司烜氏也烜與爟同至舉火曰爟或存異說讀權衡之權義猶可通又引司燋之文則剿說相襲之譌也故欲治經必先治小學而後可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燓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杜子春云燓讀爲爽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燓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釋曰子春云燓讀爲爽俊之俊者意取荆楚之中英俊者爲楚焞灼龜也後鄭讀燓爲戈鐏之鐏者讀從曲禮云前其鐏意取銳頭以灼龜也

按說文焌然火也从火夋聲周禮曰遂齍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灼龜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席于閫西閾外宗人告事具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授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少退受命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卜龜儀節見於經者此為最詳曰楚焞曰燋而已故筆人掌供燋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焞

即契所用灼龜也杜子春謂契為契龜之鑿似契別是一物按毛詩爰契我龜傳云契開也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是契龜即灼龜儀禮注云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焌契謂契之然者周禮不言楚焞華氏以華命官華以楚為之以其物謂之華以其用謂之焞用以契龜故其職但言供燋契而已焌或作俊假借字疏隨文解之誤鐏亦借音後鄭訓焌為然無取於銳也音義焞吐敦反又徒敦反又在悶反又祖悶反一音純李音祖館反焌音俊又存悶反又祖悶反李祖館反是焞讀有與焌音同者周禮言焌儀禮言焞說文焞明也明亦然也按儀禮楚焞置于燋下言執燋即華氏也又言卜人抱龜燋始授卜者又言卜人坐作龜

作龜必揚火言燋則楚焞可知楚之然者謂之焞義亦可通也

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釋曰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周禮疏十九

按音義云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是貉舊讀禡鄭康成讀爲陌也大司馬有司表貉注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後鄭不改而肆師則不用先鄭說貉佰本同音故以本音讀佰古無陌字佰卽東西爲陌之陌故陸音陌說文云佰相什佰也俗本什佰作十百非

又按甸祝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釋曰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音義貉莫駕反注禡同不釋杜讀而肆師又云鄭音陌後表貉皆同則甸祝鄭亦讀陌矣尚書疏十八

夾兩階陔傳堂廉曰陔士所立處正義曰堂廉曰陔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按說文陔廣陔也从阜亥聲陔古文陔从戶夾兩階陔之陔正當作陔凡階皆在堂廉之前王者內陛則廉盡階階在廉內如人之頤故曰階陔猶言賓階面阼階面也傳堂廉曰陔確不可易葢亦漢時舊詁也至从戶之陔別是一字當入戶部古文戶臣字相近今本說文誤以陔爲陔字重文亦以倘

書夾兩階陛隸古轉寫作陛不知階陛取義於頤與戶無涉
也廣雅釋室云栘陛栘陛砌也爾雅栘謂之閾注門限也玉篇
楚人呼門限曰橉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
切門限也音干結反說文無砌字西都賦釦砌注引漢書作
砌栘橉砌皆是門限則陛非堂廉陛从戶从巳巳亦聲巳止
也與限从艮同張衡西京賦金陛玉階注引廣雅陛砌也明
陛用黃金塗階則以石爲之注尚書者以廣雅易傳謂切爲
階失之矣玉篇臣部陛與之切廣臣也長也字書云美也戶
部陛牀巳切砌也爾雅曰落時謂之陛亦作扉不以陛爲陛
重文則今本說文陛下陛古文陛从戶後人羼入無疑
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祴也釋曰鄭云若今令甓

祴也者漢時名堂涂爲令甓祴令甓則令之塼也祴則塼道者
也周禮疏四十二
按音義云祴音階類篇示部祴柯開切說文宗廟奏祴樂衣
部祴居諧切堂涂鄭康成曰若今令辟又柯開切亦引說文
宗廟奏祴樂舛駁殊甚說文示部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
衣部無祴字廣韻祴釋典有衣祴古得切釋元應一切經音
義云衣祴孤得反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明祴字惟釋
典有之類篇誤讀鄭注又沿陸音遂混祴祴爲一字耳令甓
祴之祴卽鍾師奏祴夏之祴祴陔互相借注从衣音義音階
皆非是祴當从示古哀切借作陔說文陔階次也堂涂築塼
爲階次故曰令甓祴無取乎衣祴之義也

夫角之本蹙於剆而休於氣

釋文云剆乃老反又作腦

按說文㬎頭髓也从匕匕相匕著也从象髮囟象㬎形玉篇㬎亦作腦亦作腦攷工記作剆於六書無所㬎奴道切頭髓也或作腦

取義但相傳以爲古文奇字而不敢易不知㬎从匕从㬎㬎卽古文囟字字作巛是古文㬎當作此故隸譌作剆或从㠯耳㬎既象形則㬎爲會意許氏於㬎下又以象形說之誤矣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正義曰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

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

按鄭義以旬而見爲大夫命士子見之禮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爲天子諸侯子見之禮故讀旬爲均以前經證之知不然者夫人食如養禮謂未食而見而後入食也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謂已食而見徹夫婦之餘使妾餕也適子降於冢子亦夫婦禮食而後見經雖無明文可以類推接子禮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適子與冢子猶有別況庶子乎若云適子庶子均而見則天子諸侯之適子庶子其見之禮本同唯世子禮異故鄭謂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不得謂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均而見也禮三本記曰大夫士有常宗記言此以明命士以上必有宗故重

冢于其名之也既曰記有成必執其右手以示將授之事而適子庶子則無辭但循其首而已自天子諸侯至於大夫命士皆然鄭乃以均而見爲辟人君謂大夫士名子之禮冢庶無辨失其義矣旬當爲旬字之誤說文旬目搖也从目勻省聲或从旬作眴玉篇旬同說文胡絹切又眴徒賢切大戴禮人生三月而眴又胡涓切眴从目从勻卽旬文不省玉篇誤以爲兩字耳盧景宣大戴禮三月而徹眴注眴精轉視皃亦與目搖解同是旬誤旬眴卽旬之證也葢旬而見申上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眴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可知而名之眴亦眴字之誤家語本命篇云三月而微眴王肅注眴精轉也大戴禮盧注亦云徹或爲微說苑辨徹作達譌眴作眼是徹或爲微或爲達而眴眼則皆眴字之誤也 記言此明名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達禮且以明大夫命士之必有宗與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章可以互相發明也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正義曰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同上

按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天子大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是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本當絕讀射皆如字音義以下射字屬下讀食亦反誤禮射

唯四矢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箋云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禮大射鄉射皆挾矢皆象有事於四方而射必張侯侯必北面則負子之射亦必有侯侯亦北面可知特以禮射四矢故止言四方負子射六矢故兼言天地耳鄭注孔疏本自明晳而俗師沿音義之誤失其舊讀射義重天地四方四字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重上下四方四字射字屬下讀亦言六矢取數於上下四方射皆讀如字上下四方是射名蓋一矢爲天射一矢爲地射其四矢爲四方射猶司儀之天揖時揖土揖皆揖之名也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正義曰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

按說文云睟光美也从日往聲釋詁云睟睟皇皇美也鄭以上言語之美既云皇皇此祭祀之儀當爲睟睟故讀如歸往之往非必取義於心有所繫往也原皇氏之說亦有所据詩烝烝皇皇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睟睟睟睟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詩正義引釋詁作往往皇皇是直以睟爲往矣箋言睟睟猶往往之義矣）故以皇皇爲往往然鄭以皇爲往必言皇當作睟是皇皇不得直詁爲往往而皇皇可假借爲睟睟耳玉藻廟中齊齊注恭慤兒也齊齊不必定訓爲嚴正則睟睟亦不必定訓爲繫往自不明六書有諧聲壹以會意釋之穿鑿附會之病固非獨王介甫字說爲然矣

以習五戎班馬政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棄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禮記疏十七

按呂氏春秋作狡馬無政字注云狡擇也爲將田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使堪棄也下七駟高鄭皆以爲趣馬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棄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又趣馬掌贊正良馬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謂馭夫之時又校人秋臧僕注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謂僕馭五路之僕此馬政即校人秋臧僕之政趣馬佐之是也當從禮記作班馬政與校人夏頒馬夏小正五月頒馬義異狡與蒐按同狡爲春田名又狡擇毛物即頒馬亦不當在季秋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旃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注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旃百官載旞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同上

司徒摈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咸駕載旂旃與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摈扑北鄉以誓之注僕於周禮爲田僕掌御田輅七騶於周禮當爲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周禮作植之政令獵周禮作獲者揚周禮作植旂故載旂也與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於屏外也淮南僕作大僕載旌作戴茬

整設作皆正設誓作贊旆旌同荏誤高注但解載旆而不言旆是高讀咸駕載旆絕句旆字衍與即旆異文毛詩旆維旆矣傳云旆旆所以聚眾也則旆與皆可訓眾義實同也當從高以與及旆屬下讀云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者言布滅僕之政也司常旂車載旌注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爲田僕矣謂大僕及戎僕者皆非也七騶秦官左傳程鄭爲棄馬御六騶屬焉注六騶六閑之騶諸侯有六閑馬天子十二閑而七騶知與杜義異也國語謂棄馬御爲贊僕或即趣馬所謂贊正良馬者與趣馬掌駕說之頒則駕者宜爲趣馬矣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爲七騶見正義亦約略言之耳云旆授車以

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揩扑北面誓之者言聽獨田之誓也鄭注大司馬中冬大閱引此文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鄭蓋謂此爲大閱之誓而聽誓者爲羣吏也其實不然以此益見古人序事之密無一字虛設上云以習五戎知先治兵而後獨田又云咸駕載旌知棄田路非戎路此云旆授車知爲鄉遂之眾非軍吏諸帥也司常言大閱則曰州里建旟縣鄙建旌大司馬言治兵則曰郊野載旆百官載旟鄭注一云鄉遂之官互約言之一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旆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以此約之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

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旌較旗爲正故高破旗訓眾也又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當爲獵田之誓大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獵之罰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謂據漢田律而言秦制或亦然與下苗田獵田皆云如蒐田之獵則三時皆誓民唯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聽焉非此搢扑之誓明矣書曰扑作教刑乃謂誓眾以軍獵皆鄭注之不可從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同上按呂氏春秋作乃厲服厲飭獵作射淮南作厲服廣飾注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也挾皆作操

月令行糜粥飲食無注

檀弓饘粥之食無注

內則饘酏注酏粥也或以酏爲醴注釀粥爲醴黍酏注粥糗餌粉酏注糗搗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養此記似脫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養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爲餰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餰是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糜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

士喪禮夏祝鬻餘飯注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
既夕禮夏祝徹餘飯注徹去鬻　又歠粥注粥糜也
遺人羞邊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
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元謂此二物皆
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
餌餈之黏箸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注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
菜餚蒸元謂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云云又曰糝云云
釋言餬饘也注糜也　鬻糜也注淖糜春秋僖二十八年傳正
石經作糜　義引釋言糜皆作糜唐

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穀糗焉注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
衣食爲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注於是鼎中爲饘鬻餬
餬屬言至儉
孟子飣粥之食注飣糜粥也
荀子禮論酒醴飾鬻魚肉末霍酒漿注飾鬻末霍喪者之食
管子山權數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注糧章延
反糜也
莊子讓王囘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飣粥　藜羹不糝呂
氏春秋慎人同
呂氏春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陰氣發老年衰故共
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八月此戶賜高年鳩杖

粉粢是也 盧校糜作糜禮本作惵

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注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粰鬻音浮欲粥也道藏本無粰鬻以下三字 時則訓仲秋行粰鬻飲食 無注

方言餈飵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餈或曰飵或曰餬秦晉之際河陰之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飵或曰餬或曰餔

閒曰饘饟此秦語也注饘糜也晝飯爲餐謁請也今關西人呼食欲飽爲饘饟 餬託庇寓緻寄也齊魯宋衞陳晉汝潁荆州江淮之閒曰庇或曰寓寄食爲餬凡寄爲託寄物爲緻注傳曰餬予口於四方是也 餌謂之餈或謂之餻或謂之餦或謂之餫餔或謂之飯

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 御覽作糜爛 粥淖也 淖是淖字上粥當作育育育三字可見粥讀余六反也 餅并也溲麥麪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汙也亦言以胡麻著之上 本作也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等 本作屬從一切經音義改各隨形以名之也糝黏也相黏敷也餌而也相黏而也沇豫曰溏淡就形名之也餈漬也烝爛肩使相潤漬餅之也 肺膞本作膰據御覽改膞饡也以米 御覽作全米 糝之如膏饡也

按說文鬻與糜鬻與饘鬻部居各別而經典皆沿字聲之譌其譌實始於漢時隸書 隸釋載王純碑鬻鬻作粥糜 魏晉以後爲小學者展轉相循或重文而析爲數字或兩字而併爲重文歧

誤舛錯莫可辨識今列許氏說於左方而以諸家異同疏於其下俾習小學者攷焉

說文彡部鬱鍵也从彡米聲武悲切臣鉉等曰今俗鬱作粥音之六切雍熙本鬱鍵也从彡米臣鍇曰今俗鬱作粥古或借此為賣鬱字閩六反繫傳本按字書粥或讀余六切或讀之六切無讀閩六反者小徐祝音職六反此六字誤二徐鬱皆讀麋繫傳麋閩之反閩六當為閩之也

或省从米作鬻雍熙本鬱鬱也从彡毓聲臣鍇曰麋即鬱也融六反繫傳本餘同上按一切經音義摩伽經鬱又作粥古文精今作粥同之六反說文粥麋也是唐以前說文此注鬻作麋小徐猶是舊本故云麋即鬱也蓋當時誤讀鬱為鬱又以為買賣之賣相沿已久故借麋聲以別之漢晉人注經傳者多如此俗皆妄改作麋自是从麻从米得聲之字遂混而為一矣鬱鬱也从彡毓聲臣鍇曰麋即鬱也融切彡毓或从食衍聲作餕或从干聲作餟或从建聲作鍵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此今饘字春秋左傳曰饘於是鬻於是遮延反此饘之誤以檀弓音義正之注鬻也亦當作麋也鬱鍵也从彡毓古聲戶吳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春秋左傳曰以餬其口本當作此鬻魂徒反此鬻餬之誤

以上鬻鬻之異名

說文米部糜糝也从米麻聲靡為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糜即粥也美皮反此鬻糜之誤按繫傳於鬻下注云糜即鬻也以釋許氏解鬻為糜此又云糜即粥也謂糜為鬻是小徐但見說文舊本而食饘之不同聲殆未深攷耳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桑感切籀文糂从朁作糝古文糂从參作糝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糝也

食部饘糜也从食亶聲周謂之饘宋謂之餬諸延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春秋左傳饘於是也遮延反檀弓音義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

謂之饘宋衛謂之餈諸家皆謂饘即糲或疑如尚書鳥獸氄毛之氄農部作羢毛部又作毸雖然以二徐所載本文攷之一訓糜或作糜皆从米聲一訓糜从麻聲聲既各異又鄭訓饘為六書之一饘轉注而饘注糜糜訓糂義亦不同且轉注為糜注糝不轉相注安得以饘為糂與喪食之餈有吉凶之別而鄭注禮破酏為餈與糝同科蓋餈饘互易承譌已久此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餈乃以此糜也與糲糜也聲字相近當作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餈以此糜也與糲糜也聲字相近校書者不知糜糜之異又習見糲多作饘遂移其解於此耳知此則糲饘之誤可類推矣

以上糜饘之異名

說文豳部糲涼州謂鬻為糲从豳穀聲莫結切糲或省从末作粖雍熙本涼州謂糜為糲糜亦糜字之誤豳悅反繫傳本餘同上糲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饘為糲从豳速聲糲或从食束聲作餗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謂菜為羹義同此葦初生其筍可食孫卜反按許訓糲為鼎實本易鼎九四覆公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維筍及蒲陳留謂饘為糲則別國方言各自為義而臨人疏引鄭易鼎卦注云糝謂之餗菜也是八珍之食同鄭司農說與周禮禮記注異此亦饘餗之誤故以饘為糝類云糝謂之餗也

酉部酏黍酒也从酉也聲一曰酤也賈侍中說酏為鬻清移爾切雍熙中繫傳作賈侍中曰為鬻清按糲是糲字之誤

以上鬻糲之類

說文豳部糲粉餅也从豳耳聲仍吏切鬻或从食耳聲作餌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按周禮羞籩之實有糗餌粉餈注粉稻米餅之曰餈又劉熙釋名云蒸燥屑餅之曰餈臣鍇以為皆非也夫粉米蒸屑皆餌也非餈也許慎曰餈稻餅也臣謂炊稻米爛乃擣之如黏然後蒸之不為粉也粉餈以豆為粉以糝餈上也餌則先屑米為粉然後溲之故許慎云粉餅也餈之言滋

也熙也欲其柔釋其疑作大也餌之言珥也欲其堅潔而淨若玉珥然也諸家之說莫精於說文也然待攷

食部餅麪餈也从食并聲必郢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麥曰餅比米部糗熬米麥也从米臭聲去九切雍熙本繫傳闕臣鍇曰煣乾米麥也韻會補　杲舂糗也从臼米其九切雍熙本繫傳闕韻會引說文作臼聲卽繫傳本也

黍部黏黏也从黍古聲戶吳切黏或从米作粘雍熙本繫傳同

以上糜饘之類

玉篇粥部鬻羊六切鬻賣也又音祝說文又音糜廣韻一屋鬻賣也亦作粥亦姓周有鬻熊爲文王師案說文鬻本音糜玉篇音糜亦糜字之誤也鬻之六切糜也又以六切或作粥糬同上廣韻一屋鬻說文鬻也余六切以見上鬻說文音糜也

糬居言切粥也或爲餱廣韻二十二元餱粥也亦作飧居言切糬上同糬籀文與玉篇小異糬諸延切粥也　鬻戶徒切餱也或作糊　糬亡達亡結二切涼州謂粥爲糬或作粖廣韻十三末粖糜也莫撥切又亡結切糬上同

食部饘之延切糜也餈同上廣韻二仙餈厚粥也諸延切饘上同是餈饘併爲一字矣

餬戶吾切寄食也或作糊粘餬同上廣韻十一模餬寄食又糜也使餬其口於四方是也或作餬戶吳切

米部粻糜也說文作糷音同糷粹扶牛切糙也廣韻粹縛謀切粹糅按說文鬻鍵也玉篇聲雖轉脂入尤猶存古訓且古均之尤同部此亦粹鬻聲近而相通之一徵也糙之延切亦作饘糟同上糅力鳩切粹糅糈也廣韻十八尤糅也按糅說文糷省作糅亦作糈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行粹鬻時則訓仲秋行粹鬻鬻既作粹糷當作糅是粹糅即鬻糷字而俗本淮南注已音浮欲魏晉以後又讀浮流以爲餿之異名聲字譌異日以滋多而六書之義亡矣

黍部黏戶都切黏也廣韻十一模黏黏也粘上同麴糊并俗戶胡切

酉部酏余支切米酒也甜也清酒也廣韻五支酏酒也戈支切又羊氏切四紙酏酏酒移爾切

石附鬻糷字類異同

玉篇鬻粉餅也如至切或作餌廣韻七志餌食也說文粉餅也仍吏切鬻上同

食部餅卑井切麪餈也廣韻四十靜餅也仍郢切又邂索邂出食苑餌如至切食也餅也餈疾資切餈餈也餈莫波切麋食也出異字苑廣韻八戈同上廣韻六脂餈飯餅也疾資切餔上同麋同莫婆切餈古刀切餈糜廣韻六豪餈古勞切餈糜

米部糙息感切以米和羹又粒也糝古文糂籀文糝廣韻四十八感糙羹糙墨子曰孔子厄陳蔡羹不糙也或作糝糝上同

粻在茲切稻餅又音咨稷也

玉篇米部無糜字廣韻五支糜麋爲切糜粥按廣韻以糜爲於字書矣不知鬻音糜或音咨稷故云糜粥而說文糜糝之解遂不復見韻部分原自井然而說文一从米聲一从麻聲亦何嘗自亂其例邪且餈爲糝類玉篇廣韻皆云餈糜則糜之爲糝饘之爲糜雖無可攷由餈以推餌餈之等知饘必不可併於餈至

玉篇米部不收糜字豈以鬻部鬻字注云說文又音糜遂以糜爲鬻之重文而併之邪然玉篇重文各以偏旁往往三四見獨併糜於鬻此又必無之理也總之賈許之學至魏晉而淆在好學深思者得間以求之耳

右附糜饘字類異同

經典釋文禮記檀弓饘本又作餺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衞謂之餈　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林云淖糜也

月令糜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

內則饘之然反厚粥也　酏羊支反薄粥也　粥之六反又羊六反　糗起九反又昌糾反　餌音二下同　酏讀曰餈又作餺之然反又之善反　餈本又作粢自私反下同　糝西感反　和糝上胡臥反下三敢反下同　酏讀爲餈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餈同　餈本又作餈又作屑並同之然反又

音贊

儀禮士喪禮鬻本又作粥之六反又音育

既夕禮餌而志反　粥之六反劉音育　糜亡皮反周禮籩人餌而志反餈素感反餌音速餈之然反

醢人糝素感反餌音速餈之然反

春秋左氏隱十一年餺音胡鬻也說文云寄食　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

僖二十八年饘之然反糜也　糜亡皮反按此音誤也既云亡皮反字當作糜昭七年饘之然反爾雅餺饘也　鬻之六反孫炎云淖糜也

餺音胡

莊子讓王飣之然反字或作饘廣雅云糜也一云紀言反家

語云厚粥一音干謂干餅　粥之六反又音育

爾雅釋言餬戶吳反說文云寄食也　饘之然反

糜靡爲反粥之稠者曰糜　鬻之六反字林亦作粥云淖糜也又與六反

按陸氏釋文古今竝錄諸家異讀采拓勘遺其開紕繆未遑是正故糜糜莫辨餐饘不分然由是可知許解鬻以糜鄭注酏以饘饘有餅訓饘有贊音其爲功於小學亦不淺矣

酏以饘饘有餅訓饘有贊音其爲功於小學亦不淺矣

亯部羹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常倫切篆文羹作

羹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孰諄鶉惇敦从此會意是倫反

飤部飥食飴也从飤羹聲易曰飥飴殊六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

羹音純孰也从手丮取是孰也會意成育反食部飴六孰也

从食壬聲如甚切古文飴作胆恁亦古文飴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

論語曰失飴不食而沈反又曰恁心所齋卑下也而沈切說

文如甚切又按李舟切韻不收此亦古文飴字惟於侵韻作

人心切寢韻作人亩切並注云說文下齋疑此重出按韻會飴引說

鬻部鬻亯也从鬻者聲章與切鬻或从火作煮鬻或从水在

文火孰也本作飴从食壬聲引論語失飴不食不言徐曰是論語曰七字許氏本文臣鍇曰三字衍

其中作鬻雍熙本繫傳同

又亯部建首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鬻物形孝經曰祭則鬼

亯之凡亯之屬皆从亯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篆文亯

作亭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尚書曰亯多儀儀不及物惟曰弗亯亯

獻也獻於上也故从高軒庚反

土部墩射臬也从土臺聲讀若準之允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所謂墩的也今多借準主閔反

玉篇臺市倫切熟也臺同上音部

廣韻臺說文曰孰也凡從臺者今作享同十八諄

玉篇音虛掌切覲也當也獻也孝經曰祭則鬼音之今作享

享同上俗作烹本誤作享又許庚匹庚二切亭籀文音部首

廣韻亨通也或作音許庚切又匹庚許兩二切十二庚亨煮也俗作烹撫庚切又許庚許兩二切同上音許兩切獻也祭也臨也向也歆也書傳云奉上謂之音亭上同亦作享三十六養

按音獻之音許兩切普庚切音通之音許庚切本屬一字篆作亭隸變作享或省作亨漢張公神碑元享利貞作享劉熊碑子孫亨之作亨並見洪氏隸釋非若今字亨必讀許庚享必讀許兩也至从臺之字亦作享而臺不復見經傳矣唯鄭氏周禮司裘注有臺字音義云諸允反本亦作準乃墩字之假借也內則有滫燂滫毋鄭訓滫爲沃以下煎醯爲燂沃之以膏爲滫義元可通竊意滫燂滫毋亦糝醊之類滫爲臺字之借毋爲糜聲之譌則此譽當作糜非譽鬻之譽識以俟攷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八終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謙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九

南菁書院

五經小學述二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燃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糔爨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注膋腸間脂舉或爲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饘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餟正義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燃也則似今膏饘矣者似漢時膏饘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酏當從餟者此內則及周禮酏之字當從餟字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餟也禮記疏二十八

釋文肝膋音遼徐音勞幪之音蒙舉焦字又作燋子消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浚所九反狼臅昌錄反徐又音

燭爲酏讀爲餕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餕同臆音憶膚矣本又作餕又作膚並同之然反又音贊

按鄭注以肝膋爲八珍之一酏與糝爲周禮之酏食糝食賈公彥醢人疏云餕糝二者皆有肉上糗餌無肉則入邍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爲糝卽八珍亦當有肉矣鄭亦以酏食糝食皆有肉不同糗餌粉餕故內則與八珍竝記之然酏讀之然反當從饘糜之饘不當從餕之餕則饘餕不辨其來久矣又謂狼臅膏爲臆中膏鄭注獸人冬獻狼夏獻麋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狼膏唯見於此麋之用見於經傳者甚多不必膏也又羞豆之實四時之祭皆有之不必冬夏鄭注四時之膳膏曰牛膏臊犬膏膟雞膏腥羊膏羶不言麋膏狼膏且麋卽有腥狼宜用脯易言雉膏亦斟雉以膏非謂雉之膏則狼臆中膏亦所未詳也上脂膏以膏之疏云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則膏無所用小切矣說文無臅字从蜀从昔之字聲相近周禮箸魚鼈音義引莊子冬則臅鼈於江國語豬魚鼈宋庠補音豬或作臅又作箸說文箸刺也从手藉省聲無臅字廣韻箸臅同在覺韻箸取魚箔也士角切臅引莊子側角切又音踖箸又見陌韻刺也引國語測戟切又見昔韻打也秦昔切黃公紹韻會則以臅爲箸覺韻又以箸爲揲此从蜀从昔聲字輾轉之譌也往往通借葢狼臅卽狼籍也注又言似今膏膚說文無膚字玉篇云饌子旦切以羹澆飯也膚古文是膚爲說文饌重文今本脫耳膚从食膚省聲字亦作膚俗譌作膚讀之然反又音贊與餕音同字異也漢時膏膚之法劉熙釋名云肺膞今本作臏太平御覽作膞

饛也全米糝之如膏饛也說文云膞切孰肉內於血中和也讀若遜肺膞一名膞饛馬融周易注有骨謂之肺廣雅云肺脯也孰肺內血中濡炙之謂之肺膞和以稻米謂之膞饛以肝膋爲酏亦若此矣則未知其爲肝與未知其爲肺與然既言酏必有肉肝與膏皆非肉也齊民要術有肝炙其法似肝膋葢本之鄭注耳說文云膫牛腸脂也詩曰取其血膫或作膋既言狗肝則其膋非牛腸脂矣以詩信南山及禮郊特牲祭義證之膋專指牛牲言非泛言羊豕犬齊民要術肝炙法云以羊絡肚厥元注素干反廣韻胘脂肪蘇干反則記言其膋狗肝當爲朐肺字之誤謂牛肺也說文云朐脯挺也何休公羊解詁云屈曰朐伸曰脡昭二十五年取朐肺者便幪之以膋濡炙之者濡血炙之言膋則必有血也上和糝不謬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謬則不矣以米和羹謂之糝糝則不謬肺膋言不謬和稻米可知上炮言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疏謂酏爲粥說文云賈侍中以酏爲鬻清稻粉不得有鬻清而鬻清又不可付豚是酏亦當爲饘糜之饘矣肺膋言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法與炮同唯稻粉稻米異耳葢豚全用粉脯析用米狼籍盛也小切牛脯盛置其膏中所謂薄脯是也是炮與肺膋皆可以爲酏食矣糜之類有糝有饘羹熬即今饘也玉篇廣韻皆云餦糜糜讀莫波反字苑別作麋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閶社邱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

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楚辭天問

按王逸注引邵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又謂堵敖楚賢人皆甚可笑者古均文不與勝協而子文之事亦與吳光無涉洪興祖補注本有一云何環閭穿社以及邱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以有是淫是蕩之文故王注從而誤解知今本爲傳寫之失也左傳吳入郢以班處宮史記楚世家吳兵入郢昭平王之墓故曰環閭穿社以及邱陵陵與勝均蓋以吳喻秦也是淫是蕩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楚文王子熊囏也左傳莊十四年楚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史記楚世家楚文王熊貲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爲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四十六年爲太子商臣所弒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十八年楚堵敖囏元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楚成王惲元年魯文公二年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左傳核之唯楚穆王商臣元年爲合則以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見於文元年經也至堵敖成王之事不見於經左傳亦不言其弒立無年月可攷故約略書之然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荊入蔡皆見於經者也楚滅息在莘役後入蔡肹左傳莊十九年楚文王伐黃六月庚申卒是莊廿年爲堵敖元年時堵敖成王皆幼豈有鬻卯之年遂行篡立之事哉左傳莊廿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君弱故也莊卅年楚公子元歸自

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葢成王之篡堵敖當由子元之所廢立子元死而子文爲令尹至僖廿三年楚人伐陳子文以爲成得臣之功使之代已其閒三仕三已雖不盡可攷然堵敖之時主少國危公子元以庶孽執國政有無君之心而若敖氏世爲令尹子文早有尊主庇民之望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其必出子文而後弒堵敖而後處王宮此可以事理推而知也方其是淫是蕩包藏禍心子文必早言之故曰吾告堵敖以不長吾當爲悟覺也覺告君以禍亂之萌漸于是子文不容於楚矣吾意堵敖之欲殺其弟必子元教之熊惲奔隨自隨襲弒堵敖必子元啟之彼將還玩二君於股掌之上以陰肆其毒及身死而弒上自

子之辜狀始暴露於國人然後知子文之忠不已晚乎葢悼堵敖之被劫殺大禍而終未悟以痛懷王也子蘭與鄭襄比以致懷王客死於秦其入武關也太子爲質在齊而楚大臣欲立懷王子在國者賴昭睢言而計沮是子蘭陷君父於虎狼之秦意在奪適而自子故援子元之比以誅其心此子蘭所以聞而大怒也悲夫環閭穿社以及邱陵葢豫見拔鄢郢燒夷陵之禍矣其如頃襄君臣之不悟何哉太史公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知招魂哀郢之志斯知天問之志與一本以下有楚字弒作誠葢皆傳會王注而妄改者也

擇於諸母與可者注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禮記疏二十八

按傳御之屬孔不釋其義而陸亦無可音里師相授讀可如

字列女傳魏節乳母章引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保母可作阿讀烏何反說文云娭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是可者之可字當作娭可與阿皆假借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疏引鄭內則注傅御之屬以爲諸母之外別有傅姆御妾之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是賈亦讀可如字故彖傳姆與妾御釋之其實鄭專指妾御言可讀阿廣雅云阿近也鄭於毛詩箋以傅御爲貳王治事是訓傅爲貳按列女傳衛宗二順有衛夫人及其傅妾傅妾卽鄭注所云傅御明傅訓貳非訓姆也蓋謂諸母是父之眾妾其近者則眾妾之貳若左氏傳使助蘧氏之簒是也然父之眾妾既謂之諸母則可

者必非眾妾之貳何也三母皆尊於乳母故鄭於三母之次言士妻食乳之而已明乳母不得與三母竝也蓋諸母之外唯有女師女師者諸母之師也既爲諸母之師故擇以爲子師後世阿保之名由此起也曾子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鄭氏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適妻子者明不必長子也又引內則之文以證之歷舉子師慈母保母并食母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無諸母可者之別而皆謂之庶母明可者眾妾之貳也彼眾妾之貳與諸母等乎抑與諸母異乎皆爲之小功乎若賤者則謂之乳母矣若非賤者

則亦庶母也又奚必殊其文曰與可者乎是可者之爲女師無疑己女師謂之姆說文云姆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經典作姆鄭士昏禮注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疏謂漢時乳母與古時乳母別明五十無子者不得食乳之鄭特況以漢法非謂姆爲乳母也女師之爲三母者與外傅同無服非庶母慈己者比也凡乳母庶母慈己者之服皆父之妾特有貴賤之別耳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大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國君之子無服則禮曷云慈母如母也曰傳固言之矣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

也魯昭公齊歸之子其十一年五月齊歸薨明非妾子之無母者昭公以父命爲母之服服君命教子之慈母故孔子非之何也天子練冠以居庶子王爲其母之服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與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異慈母如母三年者庶子不爲父後故得申父卒爲母之服父在則各以其等降也若庶母慈己者之服以慈己加又與士爲庶母緦以名服者異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三年而適妻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加於士爲庶母之服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三母之名同而諸母與可者不可不辨也繼諸母而言可者明是傅姆非御妾也

汝乃是不震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

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正義曰寢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尚書疏十七）

釋文寢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亦作寢

玉篇苜部寢武郎切周書云汝乃是弗寢寢勉也

廣韻十一唐寢莫郎切勉也

王光祿鳴盛云寢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聲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卽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僞孔改也

按孟有勉訓古音孟與芒聲相近固不待言然書本作寢以馬鄭王皆訓勉遂改作孟終不得其說凡破讀必形聲相近之字而孟與寢非形亦非聲也何以知其譌轉之由寢旣讀芒聲亦非聲古音芒聲本不同部且聲卽是聲侵从何部玉篇从苜尤謬於六書之義概無取焉說文𡧓病臥也从𡧓省寢臥也从宀𡧓聲𡧓籀文宀皆部首也卽偏旁𡧓部又𡧓且荏切𡧓臥也玉篇寢且審切臥也或作寢𡧓籀文宀部是寢爲寢室之寢籀省作寢論語曰寢不言寢寢竝同上𡧓部𡧓爲𡧓臥之𡧓隸省作寢雖古今字通借相梡而部分猶自秩然廣韻四十七寢寢室也臥也七稔切寢上同見說文寢上同見經典寢說文曰病臥也是寢旣訓臥又通作寢故別寢部之𡧓爲病臥不知凡从宀者如寤寐之等皆寢省也唯病从

寢丙聲訓臥驚病也丙即病字之省則寢於病無施明矣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又釋姿容云寢權假臥之名也寢侵也侵損事功也是俗字以寢亂寢之證然寢室與寢臥未始無別也蓋說文寢聲从侵本棽會意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也會意小徐本又手也雍熙本是寢取埽室布席之義當次室下從廣韻云臥室也从宀从侵侵亦聲寢聲从寢寢臥也从寢省寢省聲不知何時刪寢解之室字爲臥也改寢解之寢字爲病臥也而兩字之梡爲一自說文始矣漢隸寢借夢故寢作寢見張表碑又隸书作㝱省蓋尚書今文如此而馬鄭王㝱與亻相近是寢即寢之隸省蓋尚書今文如此而馬鄭王所見古文或別作寢而聲轉讀孟寢孟同用字也訓勉至東晉古文則讀從古文而字又誤從今文也然不寢見周書度邑周公營洛本武王度邑之訓故述以告成王乃當爲仍言成王聽度邑之訓而能即武王之未定天保具明不寢乃時思不長久哉不寢之義較不孟爲長東晉古文存此誤文其有功於伏生所授不尠也

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傳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正義云攷工記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又云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本衍大保必奠於位六字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

故不得執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據此可證以介圭爲守圭之誤禮於尊本誤作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據此可見同爲爵名雖本鄭注亦無別證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又云鄭氏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尚書疏十八

按東晉古文尚書傳於同瑁多本鄭氏說疏雖附傳時有疑義此疏優於傳也三國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載翻奏鄭氏解尚書違失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又云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又云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然鄭固失之虞亦未爲得也攷之古文周卣卣字作卽載宋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與員字形相近吳盤加作冂與同字形相近其器在揚州洪氏古加罕通卣以奉罍舉以奠之白虎通義爵篇引尚書再拜興對乃受銅無瑁字元大德本如此俗本從東晉古文增瑁也二字古者喪不貳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天地社稷之祭吉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天子爲天地主諸侯爲社稷主主其祭也雖三年之喪不敢廢重其受之於先君者也重命也重父命也重君命也重天命也一也天子諸侯之踰年卽位與天子之

既殯而受顧命雖於禮行之有漸而其不可以喪禮行之一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諸侯亦有受顧命禮乎曰有之推諸侯之踰年卽位知天子亦踰年卽位推天子之既殯而受顧命知諸侯亦既殯而受顧命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衣士服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曰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也諸侯之顧命父命也其受顧命與天子同乎曰諸侯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明臣無自爵之義固然而諸侯踰年卽位踰年可以卽位則旣殯亦可以受顧命其與三年喪畢受爵命於義兩無傷也且諸侯之適子固已誓於天子矣胡爲不可以受其父之顧命乎受顧命之禮子受之於父卽臣受之於君卽天子受之於天其不可以喪禮行之明矣諸侯受之於天子猶天子受之於天也重命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顧命一篇記天子受顧命之禮非記天子之喪禮也唯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是承成王崩而言葢受顧命諸臣旣受命則集於庭不敢遑王崩則所以保護嗣王者不敢忽故必言大保命嗣王受顧命於路寢則大僕掌之故言伯相命伯相伯長也僕人師也射人師亦在焉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也路寢寢宮也殯宮可行吉禮乎曰然然而天子之受顧命固不可以喪禮行之也受顧命之禮所以正先君之終卽位之禮所以正嗣君之始聖人之制禮未嘗不關盛衰焉補

依綴衣牖間南鄉此新陟王之憑玉几以道揚末命者也伯相所正之服位先王之服位也受父之命於此受君之命受天之命於此非一家之事比也安得以喪禮行之故王麻冕黼裳吉禮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吉禮也卿士邦君蟻裳於此無事則變其裳色明以受顧命爲重故執事者皆從吉禮也大史秉書顧命之冊書也受命必裸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圭卣皆所以行祼禮者也祼殷敬也卣鬱鬯尊也介圭祼圭也不言瓚何以知非鎮圭大保秉璋以酢璋瓚也言璋不言瓚知圭瓚亦不必言瓚也王受卣不言受瓚受卣則受瓚從可知三宿宿摘也摘引也挹卣以實瓚也三祭祼也三祭祼也大保受祼降然後取異祼及璋瓚以酢不言升者亦從可知授宗人祼然後拜受祼然後祭嚌不言璋亦從可知王祭而不嚌大保嚌而不啐禮有降殺也大保不言宿略也宅亦託也奠祼也不言上宗奉祼卣降從可知也故王以下皆不言降大保獨言降言其以諸侯出也至是而受顧命之禮畢矣昌爲於廟門俟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氏注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廟門俟者俟王受享於廟也王不行朝覲之禮而諸侯不敢不享者明臣禮也共臣職也王出在應門之內者辭禮於諸侯也諸侯入應門再拜稽首奠圭奠幣者王不受朝諸侯不敢不享也王義嗣嗣當爲詞詞辭也義辭固辭也則圭幣皆還之矣王進至宁而答拜大保芮伯進而告誡於王王乃報誥於諸侯自此以下爲康王之誥

終之以王釋冕反喪服則諒闇三年天子之喪禮也故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天子諸侯之禮同於士禮者也故經常也五常之道也聖人所以立萬世之法也書之教疏通知遠由天子之禮之異於士禮者而益明天子之禮之同於士禮者然後一簡一冊無不可爲萬世法先儒於顧命之篇聚訟久矣故即同瑁之異文而推衍其說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正義曰偏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詩疏二之二

釋文能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說文心部慉起也引詩能不我慉箋我拥我畜我箋亦云畜起也嘗綜論之毛傳爲興說文爲起鄭箋爲驕其義互相足驕樂正興起之誼箋申毛非改毛也王肅好難鄭改傳興爲養正義反斥慉興爲非賴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攷正學者可知擇所從矣

按說文所引雖是毛詩而慉起之訓未必即合傳義且蓼莪以起訓畜與王肅訓慉爲養皆慉畜之借亦未甚相遠也以文義求之不能我養就既棄之後言繹就其深矣以下三章皆追數昔事冀其悔改故曰昔育恐育鞠又曰不念昔者唯比予于毒及既詒我肆始言見棄耳毛詩多假借傳亦多假

借說文女部嫸媚也媚說也詩借慅爲嫸傳借借與爲嬥言不能我說反以爲讎也推所以見棄之故非言既棄而不養王義迂矣鄭訓驕者亦驕寵意與說互相足又可爲臧說廣一義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詩疏一之二

釋文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毛公云宇之誤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毛此注及下釋與爾雅同確本亦作砠同七餘反毛云石山之戴土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也本是土山石載其巔故形崔嵬然崔嵬曰上石也且薦也砠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砠砠目下石也說文山部砠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釋名石載土曰岨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巍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

按釋文謂傳與爾雅同則正義所引爾雅爲孫叔然誤本無疑郭襲孫注故亦誤臧用中云

陟彼岵兮傳山無草木曰岵陟彼屺兮傳山有草木曰屺正義曰釋山云有草木岵傳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詩疏五之三

釋文岵音戶毛云山無草木曰岵此傳及解屺其爾雅不同

王肅依爾雅岵音起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岵注皆見詩釋文岵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岵字阮孝緒字略音古開反

說文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岵山無草木也从山已聲詩曰陟彼岡兮

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岡岡岡也無所生出也

段氏玉裁詩經小學爾雅說文皆誤與毛傳相反岵之言瓠落也岡之言荒茲滋也臧用中從段義

王學士引之曰崔嵬字岨字當以說文釋名正爾雅之譌岵岡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譌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抑諸本皆脫浦鏜校增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

額貴闊故言揚廣揚詩疏五之二

按假樂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正義曰抑傳以抑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抑抑密也釋訓文抑抑本訓密而毛公必有所受不必盡同爾雅也揚謂又訓美知抑別訓美毛以下章句家皆無之并不見於爾雅唯

眉上詁訓最古東漢以下章句家皆無之并不見於爾雅唯毛詩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揚且之顏也傳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及此傳凡四見而皆無箋是鄭氏注經時古訓詁已多不傳者矣何以明之禮玉藻記盛氣顛實揚休鄭氏注云顛讀爲闐揚讀爲陽

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注云色不變也說文顛頂也鄭必破字爲闐知注禮在箋詩前以揚與顛不類也今以毛義推之揚眉上廣休讀爲煦攻工記夫角之本蹙於劀而休於氣注煦烝也說文言氣之盛上滿顛頂烝於眉宇之間也文選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閒侵淫而上幾滿大宅李善注云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周書官人作陽喜大戴記同陽揚同卽眉宇之閒五氣必見於眉宇故有陽喜有陽怒而皆謂之陽氣之見於眉宇者也盛氣顛實所謂幾滿大宅也實滿也毛詩有實其猗傳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卽以爲詩之義疏也可莊子秋水目眥洋音義司馬崔云眥洋猶望羊仰視貌釋名望佯佯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羊然也史記孔子世家曰皃如望羊本皆誤皃作眼說文皃望遠合也家語作曠王肅注望羊遠視也陽氣卽盛氣之烝於眉宇之閒者也揚陽羊佯洋皆一字之通借也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正義曰如惔之字說文作天訓爲小熟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字故云如火灼爛之矣詩疏十二之一

釋文如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燄說文作天字才廉反小熟也

段氏玉裁云毛詩本作如天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

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毛詩之眞沒矣此傳曰炎燔也瓠葉傳曰如火曰燔說文燔爇也炎小爇也爇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惔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

按雍熙本說文引唐韻炎直廉切繫傳朱翔音長廉反廣韻二十四鹽炎字林云小熱也直廉切玉篇炎徒甘切燎也小熱也又惔徒甘切憂也是玉篇訓與毛傳說文合讀與節南山音義徒藍反雲漢音義音談同蓋毛詩以惔炎音同假借非後人妄改也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甯忍予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助

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詩疏十八之二

按疏誤會傳以百辟卿士釋先正并疑箋亦承傳爲說與月令注所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者不同反覆辨論以申其義不知傳本以百辟詁羣公以卿士詁先正合傳於經時文在羣公先正經下故不別出羣公先正句及附箋於傳又逈箋本注在經胡甯忍予下傳百辟卿士也與文武爲民父母也相連故增入先正二字以別之猶經典釋文單行本割截經傳二字標音義之上是也至箋所謂百辟卿士雩祀所及即據月令成文以釋傳安得自生異同又傳文武爲民父母也文亦在父母先祖經下故不別出父母先祖句先祖二字亦附箋時增入傳止言父母不言先祖箋先

言先祖後言文武明以先祖謂后稷父母謂文武疏又誤讀傳先祖文武句爲民父母也句以先祖父母爲一知其難通又言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曲申其說不知鄭前經后稷不克篹云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鄭既以后稷爲先祖則不應又以文武爲先祖明矣先祖于摧篹不言文武則此先祖非文武又明矣先祖已見前經故傳止言父母謂文武之義疏既不知先揃去羣公先正父母先祖二句又不知後增入先正先祖四字過泥傳文致有斯謬今傳既別行應增入羣公父母四字經句既完傳義自明矣

興舊耆欲作率慶士注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正義曰興舊耆欲者言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嗜欲所爲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孔悝能起發依循善事禮記疏四十九

釋文耆欲市志反

按鄭注不解耆欲至謂能興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是二句爲美文武之辭而正義乃謂自作率慶事以下皆指孔悝顯違注義又讀耆爲市志反以爲耆欲所爲則鄭所闕疑而必强爲之說者也釋文亦同蓋耆欲皆假借字耆爲楷省釋言曰楷拄也說文無拄字應借木旁楷讀如支字亦作支國語天之所支韋昭注亦云支拄也易振恆說文作榰恆以同聲轉借榰章移反振章刃反鍾鼎古文以耆爲振亦假借也欲當爲俗字之誤荀子由俗謂之道盡嘵矣楊倞注俗當爲欲劉熙釋名俗欲

也俗人所欲也俗欲字本相近言文叔能興舊典以振末俗
也次句當從鄭讀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謙校